

百 科 小 叢 書 第 四 十 六 種

荷 馬

王 希 和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荷馬

第一章 緒論

荷馬者世界紀事詩人之鼻祖，能以歐洲最古文明之遺蹟留給後世之大詩人也。荷馬生平事蹟，渺不可考。據古籍記載：希臘有七地爭言荷馬是該地之人，且有墳墓，藉此以爲榮顯；其實荷馬是屬伊尼安（Ionian）族，生於（Smyrna）城，約在紀元前八百五十餘年。荷馬當時之職業，不過江湖游行賣唱的歌者，既貧且盲，流離奔竄，其身世實有可悲者。惟所編史詩，伊里哀（Iliad）阿德西（Odyssey）二種，則永占世界文學之首席。倘吾人設想此兩種名著不保存至今者，實不知世界文壇上，受此重大損失的影響，當生若何結果。此兩種史詩不啻希臘有史時代之聖書（Bible）；所以後來許多哲學家，如柏拉圖等，往往引據史詩中的名句，用以解釋哲理上的論點。

或用以堅持道德上的辯難，正如基督教徒採取聖經中的文句，以堅定吾人之信仰。在希臘人觀之，荷馬是超凡入聖第一偉大詩人，亦如歐洲人以聖經爲世界第一奇書。希臘人誦讀荷馬史詩，亦猶基督教徒之讀聖經，彼等不特在文字上玩賞其清詞俊語與乎挹之不盡的美，且於行間字裏尋出更深奧的意義與更動人情感的慰安。不但如是而已；稍習知文學者，即知此兩種史詩在歐洲，每時代的文壇上，生出若何的絕大影響。近如羅馬詩人福吉兒（Virgil）所著的 *Aeneid* 一詩，即摹擬荷馬的名著。倘若荷馬史詩當時散失不存，吾人必疑慮後來所謂 *Artificial epics*，如福吉兒，陸堪（Lucan）但丁（Dante）米爾頓（Milton）及其他詩人等的名著，尙能產生否？若謂此種損失定能阻礙所稱爲『超偉風格』（Grand style）的詩篇永絕於天地間，亦非過言。可見人類保存古人想像的名著，使後來世界文壇，日益光輝華燦，實是功勞蓋世，然亦爲最奇異之事——縱是今日百業紛紜的世界，而一般平民，雖未曾讀過荷馬史詩的譯本，亦能了解形容詞

(Homeric) 的意義；荷馬之偉大，於此可以見矣。

荷馬史詩中人物最令人歎羨的特質，吾人莫不知悉：如亞克尼士 (Achilles) 以勇武稱，海蓮 (Helen) 以美稱，阿德西 以智慧聞於時，彭尼洛 (Penelope) 以貞節令人景仰。這些人物傳述在我們口上，亦如韓孟雷德 (Hamlet) 伯克司力夫 (Pecksniff) 奧色羅 (Othello) 米考伯 (Micawber) 等名字。吾人稱荷馬爲人類的偉大詩人，實不存何種偏見。吾人欲瞻仰此“Wide expanse”，且呼吸英詩人克茨 (Keats) 所謂其清醇靜穆之氣，“to breathe its pure serene”，切勿走入迷路，被後世所稱「荷馬問題」惶惑。所以讀者不了解德人武爾福 (Wolff) 所著的 *Prolegomena* 一書（按此書出版於一千七百九十五年，專討論荷馬史詩是否爲荷馬個人所作之問題。武爾福實開荷馬問題的先聲。第五章詳論之。）中所討論之問題，實得益不淺；蓋吾人方無先入之見，且能於讀詩時，覺有心神悠遠之樂；及至神入作品之中，與偉大詩人生其同感，此

時讀者自有批評賞鑑的眼光，用以估定作品的真價，而一般討論荷馬問題者之囂囂舉不能變動吾人之觀聽矣。此不但讀荷馬史詩應如是，即讀後世文學名著亦應保持此態度。否則讀者先存有偏見，如戴有色的眼鏡，則作品的真精神又何從煥發？

荷馬史詩的音律詞藻，完整美備，爲後人稱頌者，非偶然也。然當荷馬之前希臘文學亦頗可觀，不過簡陋而已，然源遠流長，已開荷馬史詩的先聲，荷馬始得集其大成，獨流傳於後世。希臘最古的詩篇不過是簡短的歌詞，描述足以感動聽衆者的事實。此種歌詞大半咏唱四季的美景及自然界的現象，當農人收穫之時，都齊唱此等歌詞以自娛。這一類的歌往往含有蕭瑟悲哀的性質。如『林納司』（Linus）一歌，就是農人採摘葡萄時所常唱的。林納司者屬於半神人的階級，小亞細亞的宗教中多有此等奇詭芳馨的故事。林納司相傳是最美的童子，被一羣瘋狗嚙死，農人於收穫時期或當夏季，都唱歌哀悼他，故有林納司之歌。又謂林納司是神之子，生長於牧童之中，

一日忽被狗噬，人哀之，遂設羊節 (Festival of Lambs) 殺狗致祭。其實哀悼之真意，非哀悼林納司，因林納司卽「春」之象徵。希臘初民覺春去夏來，萬象變遷，不禁有感於心，遂由想像中，以天然景象擬爲美貌少年，又橫遭惡死，以寄其哀感之情。又有所謂 "Borinus" 和 "Oorphneus"，兩篇歌詞的寄託，與林納司大同小異。此外希臘有祭神詩 (Pæans) 此種詩全是在祭祀時頌禱於愛波羅神及諸神祇之用。詩篇的大意除表示感謝，堅信外，一面又求神靈保佑得脫危險而獲安全。屬於此類有所謂春之祀神詩 (Vernal Pæans) 和戰爭之頌神詩。至於哀悼詩 (Threnos) 則用以弔輓死者，其聲淒厲，常由以唱此歌爲業之人，環繞靈床，高聲而歌，與婦人啜泣之聲相和。祭神詩與哀悼詩之外，有婚禮詩 (Hymenæos) 用以慶祝結婚之樂。此種詩由兩隊少年男女手執火炬合唱，男隨簫聲而歌，女則應琴絃而舞，聲調和美，使人意移。

上述各種歌詞皆在荷馬史詩未產生之前，已盛行於希臘；然此種種詩篇完全散失，不傳於

今荷馬抽前人之精華，蔚爲個人的創作，雖不能稱爲希臘詩歌獨創之第一人，然其作品之美備，實可巍然居歐洲文學史之首，永永不墜。吾人既知荷馬以前的文學大概情形，又知荷馬個人的模糊身世，由此即可進而述荷馬史詩之本事。

第二章 伊里哀史詩本事

...At length I saw a lady within call,

Still'er than chisel'd marble, standing there;

A daughter of the gods, divinely tall,

And most divinely fair.

* * *

Her loveliness with shame and with surprise

Froze my swift speech: she turning on my face

The starlike sorrows of immortal eyes,

Spoke slowly in her place,

* * * *

"I had great beauty; ask thou not my name:

No one can be more wise than destiny.

Many drew swords and died. Where'er I came

I bought calamity

From Tennyson's *Dream of Fair Women*."

荷馬的伊里哀史詩共分爲二十四卷，凡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句。(Verse) 然荷馬的原作并不分卷，相傳係亞歷山大時代文學家亞利士多芳尼士 (Aristophanes) 按詩中情節而區分

之。荷馬之詩係用六脚 (Foot) 的一揚兩抑律 (即一長音兩短音) (Dactylic Hexameter) 組成而成。後來作史詩，多取法於是。

伊里哀史詩雖以希臘聯軍攻德羅 (Troy) 城時，聯軍大元帥哀格馬南 (Agamemnon) 與大將亞克尼士 (Achilles) 的爭訐爲起點，然史詩的材料多採取希臘的神話，且以十年久戰的原因甚遠，故欲完全了解史詩的內容，不能不追溯與史詩有關係的事實；因此種種事實俱是十年血戰的遠因。茲請述其概要：——

與德羅戰爭最有關係的人物有三家，就是白尼亞士 (Pelcus) 亞德烏士 (Atreus) 丁達拉士 (Tyndareus)。

(1) 白尼亞士爲 (Phthia) 王，旅行時忽遇海中神女色達斯 (Thetis) 一見即愛戀不置。色達斯容態極美，天帝 (Zeus) 想娶爲后，後聽命運之神說，色達斯將來舉一子，才略必遠過其父，天

帝恐懼，遂命色達斯下嫁白尼亞士爲妻。嫁後生一子名叫亞克尼士，卽將來敗德羅，殺海克，討爲荷馬史詩中最重要的人物。(2) 亞德烏士爲 (Pelops) 和 (Hippodamia) 之子，娶厄爾洛皮 (Aërope) 爲妻，生兩子，一名哀格馬南就是將來希臘聯軍大元帥；一名馬尼洛士 (Menelaus) 後爲斯巴達王——爲海蓮與師討德羅的首倡者。(3) 丁達拉士爲 (Lacedaemon) 王，其妻名李達 (Leda) 李達生二女就是加斯德 (Castor) 與克烈狄姆拉司特 (Clytemnestra) 又爲天帝生兩女，一名浦洛斯 (Polux) 一名海蓮 (Helen) 克烈狄姆拉司特嫁給哀格馬南，海蓮——絕代佳人，亡國禍水——被斯巴達王馬尼洛士娶爲妃。

以上諸人都是德羅戰爭中最有關係的人物，然戰爭的原因尙不在此，蓋戰爭之遠因釀於白尼亞士結婚之日，破裂於海蓮私奔之後。此事極奇詭動人，茲略述如下：

先是白尼亞士與色達斯舉行成婚禮之日，儀節極隆盛，且宴請百神，齊來觀禮，獨仇怨之女

神 (Eris or Discord) 未請。女神怒甚，擲金蘋果一枚於席上，果上刻有字：『給與最美者。』當時三女神：天帝之后海娜 (Hera 卽 Juno) 愛神金星 (Aphrodite 卽 Venus) 軍旅之神雅典利 (Athenes Minerva) 相爭此果不得決，上帝命三女神去愛達 (Mount Ida) 見德羅王的次子伯黎 (Paris) 求斷。時伯黎方牧羊於山中，年少美風儀，神女歐羅涅 (Oenone) 愛之，遂私訂婚。(按英詩人鄧尼生 "Oenone" 一詩，卽咏此事。) 三女神中雅典利先到，願以戰爭之光榮與名譽賂伯黎，求判決此事，使金蘋果歸爲己有；海娜則以權力及富貴相許；愛神願酬以天下最美之婦人爲妻。伯黎此時忘却神女之舊情，思得人間的美婦，遂將金蘋果判歸愛神所有；由是海娜與雅典利深恨伯黎及德羅人，且與之爲敵。未幾伯黎得愛神之保護，渡海至希臘。斯巴達王馬尼洛士，款待伯黎極優渥；其妻海蓮爲絕代麗人，卽金星女神將以許伯黎爲酬報者。當海蓮未嫁之時，求婚者如蟻，久之不得當，家中人虛強娶海蓮者必有殺身之禍，遂聽其自擇婿，同時求婚者得阿德西 (Ulys-

的提議，亦發誓言曰：衆人當聽海蓮自擇佳偶，所嫁之人衆亦不得侵凌，設有奪海蓮者衆當共殲之。海蓮既嫁馬尼洛士，夫婦之間甚相得，不久而伯黎至。伯黎居宮中爲上客，風姿旣美，又得金星女神之助，遂與海蓮相愛悅，此時適值馬尼洛士有事他去，（到Crete島）伯黎乃乘機挾海蓮遁歸德羅。德羅十年的久戰，卽基於此。馬尼洛士歸，知海蓮被劫，怒甚，卽召諸侯之兵大舉伐德羅，思奪回海蓮。希臘各部的首領因前有盟約，俱率兵來會，獨伊食佳（Ithaca）王阿德西未至。阿德西娶海蓮之中表彭尼洛爲妻，已生子，（名德利麥克士（Telemachus）方有室家之樂，不願從征於外。諸侯軍遣巴拉美達士（Patamedes）爲使者來請，阿德西佯犯狂疾不肯行，駕一驢一牛耕於田。使者以其初生子置犁鋤之前，阿德西患傷子，轉犁他向，使者遂窺其隱。阿德西旣出，又招他部之首領俱行；惟白尼亞士之子亞克尼士（Achilles）不到，亞克尼士之母色達斯爲女神，能預知未來之事，深曉其子若從軍於外，必遭橫死，因阻其子不聽去。使者來徵時，色達斯送其子至

(Scythia) 島，萊康米德士 (Lycomedes) 王處，且令其子混雜於諸女伴中。阿德西知之，即假扮爲商人入王宮，以婦女之妝飾品雜武器求售。亞克尼士獨取武器而舞之，因露真相。阿德西乃勸之與國人同出戰，不必以母氏之言爲意。希臘各部的軍旅既集，米西里 (Mycenae) 王哀格馬南遂被選爲大元帥。軍中最以勇敢稱者爲捷足亞克尼士；其次就是他的中表亞札司 (Ajax) 軀幹偉碩，精於武技，惟智力弱耳；與亞克尼士差可比並者爲低恩米德 (Diomedes)；阿德西則以智能見稱於全軍；軍中最老成者爲拉斯討 (Nestor) 衆人皆問計於彼。此次全國興師遠伐，算是空前之舉，求其原因不過爲一美人而已。

然德羅在當時并非弱國，王名伯萊摩 (Priam) 老矣，但他有聖智勇武的王子，且國內政治修明，外又與隣邦盟好。他的妻名希古巴 (Hecuba)，外族甚強，但最能保衛他的王位，使國內雍和安堵者全是其子海克討 (Hector) 之力。海克討有蓋世之勇，又富有才略，娶最尊貴的安都洛麥

奇 (Andromache) 爲妻，生有一子，他的氣魄性格，實不愧爲人夫爲人父。德羅之主要人物，除海克討外，尚有愛神之子安利士 (Aeneas) 戴弗拔士 (Deiphobus) 高老克士 (Glaucus) 沙皮東 (Sarpedon) 等。

當開戰時，諸神皆參與戰事。天后海拉，軍旅之神雅典利與伯黎有夙怨，乃助希臘；金星之神（即愛神）與火星之神則佑德維；水神 (Neptune) 望希人得勝，天帝（亦稱太陽神）與愛波羅則守中立。恩怨分明，神人共事，可謂極波譎雲詭之觀矣。

經過兩年之設備，希臘的海陸軍隊齊集於比奧霞 (Boeotia) 之阿勒石 (Aulis) 海岸。一日哀格馬南出獵射殺月神 (Diana) 之鹿，神怒，降疫於希臘之軍，并起大風，阻水師不得進。卜者加爾克士 (Calchas) 言女神之怒非以少女獻祭不能平，且少女須犯神怒者所親生。哀格馬南雖不願，無如何也，即遣使往迎其長女伊飛吉娜 (Iphigenia)，詭言將配與大將亞克尼士，宜早

日成婚。伊飛吉娜至軍，其父縛之將致祭，月神忽生悔心，攫之去。（按鄧尼生美女之夢（*Dream*

of Fair Women）詩亦咏此事。）

自是風利帆張，希臘全軍直抵德羅國海岸。德羅軍阻其登陸；希臘大將伯洛特絲羅士 *Protesilaüs* 出迎敵，被海克討所殺。其妻羅丹馬（*Laodamia*）甚賢慧，聞伯洛特絲羅士死耗，大感，卽禱於羣神，求與其夫陰靈相會。神許其請。於是水星之神（*Mercury*）引伯洛特絲羅士至陽界；及相會終止，陰靈復去，羅丹馬亦哀傷死。神女於墓畔植榆樹，待至枝葉扶疎，高可眺望德羅戰地時，卽凋謝，復由根中另茁新枝。

希臘與德羅兩軍相持不下者幾九年；希臘勞師襲遠，勢將不支，此時大元帥與亞克尼士復因一女而爭，兵士益無鬪志。荷馬伊里哀卽從此時希臘內訌敍起。以上所述，爲希臘出師之原因，亦卽亞克尼士之怒所由起也。

荷馬史詩中的事實，以亞克尼士一怒爲起點，前事概未述及。當時希臘雖未能戰敗德羅，然軍旅所過，劫奪城邑亦不少。希軍俘得二女，俱美；一女名克梨詩（*Chryseis*）爲愛波羅神廟僧人之女，歸哀格馬南所有；一女名柏烈詩（*Brieteia*）歸亞克尼士。僧人聞女被劫，以巨金來贖，哀格馬南堅不許。僧歸，懇於神求宥，神乃降疫於希臘全軍。希臘將帥懼，乃召集會議，商補救之法。亞克尼士面訴哀格馬南之罪，哀格馬南怒，釋克梨詩後，即占柏烈詩爲己有。亞克尼士被辱，誓不復戰，其母色達斯復往求天帝降禍於希臘以洩憤。

亞克尼士去後，天帝示夢於哀格馬南使出戰；既成列，德羅王次子伯黎請與馬尼洛士（海蓮之夫）爲獨戰，以海蓮及玉帛爲得勝者之獎品。希臘軍許其請，兩軍遂各致祭於天帝，祈得勝。伯黎理曲氣餒，與馬尼洛士戰幾至被擒，金星女神救之入城。希臘得勝，德羅人將如約以海蓮及玉帛交馬尼洛士矣；而軍旅之神雅典利不願德羅免於滅亡，以計誘德羅將士彭達亞士射馬尼

洛士傷之。希臘將帥憤德羅不顧正義，遂復戰。兩軍既合，風雲變色，希臘大將唐米達(Diomedes)戰尤勇，傷金星女神及火星神，并殺彭達亞士(Pandarus)。二神歸告天帝，天帝乃禁諸神不得預人間事。

是時希臘軍勢甚壯，直逼德羅城下。德羅大將帥海克討，負伯黎入城，令婦女禱告，并覓其妻子不見。既出，遇其妻子於城門之側，即互相叮囑灑淚而別。海克討回陣，與希臘猛將亞札司力鬪，至夜始休。兩軍皆有死傷。翌日收埋死骸，停戰。事畢復戰，海克討奮勇殺敵，希臘軍大敗，退至營壘。海克討率全軍追之。

哀格馬南收拾殘部，不敢出戰。拉斯討勸其遣使請亞克尼士出，并將俘女柏烈詩送還之，用釋其怒。哀格馬南然其言，即遣亞札司、阿德西爲使者，囑命往勸亞克尼士。亞克尼士拒之，謂不日將返希臘矣。此時德羅軍已破希臘營壘，將縱火焚其舟。海神(Poseidon)亦稱 Neptune) 與海